

光影藝術展啟發想像力

【大公報訊】記者林巧茹報導：聯合國將今年定為「國際光之年」，藉此喚起人們關注光學技術如何促進可持續發展。K11首個聖誕活動即邀請分別來自內地與香港、日本的三個著名藝術團體聯手舉辦「SUPERNOVA X'MAS-LUMINASTIC」光影藝術展覽，展示藝術家與光的作品，鼓勵大眾轉用節能的LED照明產品，促進可持續發展。

今年是「國際光之年」

K11邀請來自日本的teamLab於K11露天廣場打造全港最大的四維互動聖誕樹《teamLab Crystal Tree》，香港LED藝術家羅揚文(Teddy Lo)展出多感官藝術體驗空間《Seven Keys》和中國藝術家王郁洋以節能燈泡打造的奇幻代表作《人造月》，打造「SUPERNOVA X'MAS-LUMINASTIC」全港首個光影藝術展。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會長劉秀成出席活動開幕儀式時表示：「希望透過「SUPERNOVA X'MAS-LUMINASTIC」支持「國際光之年」的活動，發揮「教科文」以藝術及科技教育大眾「光」對人類的重要性，同時宣揚可持續發展的信息。」低碳亞洲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莊陳有說：「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促使全球氣候變化，影響大自然及下一代。策劃這個聖誕展覽同時引入多項減碳措施，大家歡度佳節之時，也關懷人類共同家園。」

燈光點亮了人類的文明和生活，也改變了運作千萬年的地球生態。王郁洋表示：「該直徑三點五米的《人造月》於二〇〇七年開始創作，設計意念來自人類自古以來對月亮的敬畏和崇拜，決定把月亮這種神秘而詩意的自然天象，以五千個不同形狀LED燈創作成巨型「滿月」景觀，讓人們在商場內享受和聯想自然天象。」

嶄新角度欣賞光影

羅揚文夥拍聲音治療師Angela Flame及治愈治療師Magnolia May Polley展出多感官藝術體驗空間《Seven Keys》。羅揚文則表示：「該展覽的七個空間，融合科學、科技以及靈性的元素，場內裝置結合光效、色彩、聲音、氣味及圖像，引發觀眾視覺、嗅覺、觸覺、味覺和聽覺的五種感官體驗，希望對人的身心靈產生安寧的感覺。」

為推廣內地港台新一代年輕藝術家的作品，K11邀請藝術家楊宜瑄於K11地下、一樓、二樓藝窗，策展名為「The Fantasy of Light: Where the light meets imagination」的攝影展，以嶄新的角度來欣賞光、探討光影交織的想像力。

查詢活動詳情可電三一八八〇八〇，或瀏覽K11網頁：hk.k11.com。



嘉賓出席開幕儀式

主辦方供圖



▲羅揚文創造的多感官藝術體驗空間《Seven Keys》 主辦方供圖



▼K11露天廣場 主辦方供圖



▲王郁洋表示：人類自古以來都敬畏和崇拜自然景觀。大公報記者林巧茹攝



▲觀眾在K11商場欣賞《人造月》的「滿月」景觀時，享受神秘而富詩意的景象 大公報記者林巧茹攝



▼teamLab 互動聖誕樹《teamLab Crystal Tree》 主辦方供圖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御玲瓏粵劇團晚上七時半於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演出《王寶釧》。
- 世界文化藝術節開幕節目：上海越劇院晚上七時半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演出《梁山伯與祝英台》。
- 香港中樂團今晚八時於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蓬瀛狂想曲」音樂會。
- 澳洲室樂團與悉尼舞蹈團今晚八時於葵青劇院演藝廳聯手演出《光》(Illuminated)。
- 字體設計師 Wolfgang Weingart 個展「Weingart Typography」於將軍澳香港知專設計學院d-mart免費開放至明年三月三十日(逢周二休館)。

聲音藝術節辦系列活動

【大公報訊】由恩田晃(日本/美國)、Helen Homan Wu(美國/香港)策展的第五屆「聽在」聲音藝術節將於本月十八日至十二月十八日舉行。是次活動為了解聲音藝術的當代現象，希望透過展示藝術過程背後的概念，以探索和發現對聲音藝術那多重的觀點。展覽把本地和海外藝術家凝聚在一起，對於如何闡述自己的理念，不同的藝術家各有自己的一套語言、工具和技巧。參與藝術家馮昊、Chelpa Ferro(巴西)、許方華、Eli Keszler(美國)、Jacob Kirkegaard(丹麥/德國)、中島更英(日本/英國)、Sergei Tcherepnin(美國)的作品將會於奧沙畫廊及凱倫偉伯畫廊展出。同時藝術家講座和演出亦會連同黃仲輝在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和在香港藝術中心麥高利小劇場舉行。

此外，除了展覽，通過演出、工作坊和講座，活動希望打破觀眾對聲音藝術的固有定義。今年的藝術節旨在探索新一代的聲音和視覺藝術家如何運用聲音作為一個創作媒介或概念藝術形態。

藝術賞析

Culture and Arts

在澳門舊城區內，已被列為世遺的崗頂劇院，原名伯多祿五世劇院，是中華大地上首個西式劇院，在澳門已有一百五十多年歷史(建於一八六〇年)，今年澳門國際音樂節除在澳門文化中心安排演出傳統大歌劇《浮士德》，選在這座十九世紀西方古典劇院中上演了三場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莫扎特與薩里埃利》(Mozart and Salieri)(十月九日至十一日)，一齣幾乎已被人遺忘，只有四十分鐘的獨幕歌劇。

歌劇名字排名應顛倒

這部讓人感到陌生的歌劇《莫扎特與薩里埃利》，劇本來自俄羅斯大文豪普希金於一八三〇年所寫的同名短篇詩劇，內容取材自西方音樂史上一直廣泛流傳的「謠言」，維也納當時得令的樂長，意大利作曲家薩里埃利(一七五〇至一八二五年)因嫉妒莫扎特的音樂天分，而將他毒殺。謠言經劇作家彼得·謝弗(Peter Shaffer)在一九七九年寫成舞台劇《Amadeus》(莫扎特名字，意指「上帝寵兒」)更為人知，其後拍成電影《莫扎特傳》，更成為「家喻戶曉」的故事。該齣歌劇能在澳門「起死回生」，首演當晚所見，場面熱鬧，亦當與不少人因為觀賞過電影有點關係。

說回歌劇的創作背景，普希金的詩劇脫稿時是薩里埃利逝世剛好五年時的事，劇情虛構應是知道的，撰作此劇的目的，主要仍是藉着這兩位樂壇名人，去探討人性深層思維和內心世界的心理變化。為此，這部歌劇的劇本，除刪減了局部內容，幾乎照搬普希金原著。歌劇於一八九七年寫成，翌年十二月七日在莫斯科俄羅斯私人歌劇院(Moscow Private Russian Opera)首演，飾薩里埃利的是俄羅斯傳奇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亞賓。話說回來，看完這部歌劇，必然會發覺主角應是薩里埃利而非莫扎特，歌劇名字排名應顛倒過來才對。

男低音表現勝男高音

這次澳門的演出，由莫斯科新歌劇院(Novaya Opera Theatre)，聯同澳門國際音樂節攜手製作，看來這並非因為伴奏的樂團要在澳門加請樂師助陣，四位合唱歌手亦由本地歌者擔任，主要還是製作設計要為崗頂劇院的舞台空間來度身定做。崗頂劇院的樂池空間不大，這部歌劇採用的樂隊只是單管編制，十多位樂手的陣容，除了兩個法號外，長號、小號和定音鼓都可用不可用，這便與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其他六部以歷史事件或神仙故事為題材，樂隊配器華麗豐富，充滿戲劇性色彩的效果很不相同。

當晚聽來，整個製作一幕兩場，合共時間不足四十分鐘(第一場二十一分鐘，第二場十五分鐘)，風格規模都是很典型的古典室樂小型歌劇風格，與俄羅斯十九世紀歌劇那種厚重宏大，磅礴濃墨的特質截然不同。當然，更不同的是整個歌劇只有兩位演員，和在第一場出現不用歌唱的「啞劇演員」，一位盲人小提琴手(亦由澳門演員演出)，再加四位在舞台外歌唱的混聲歌手。



▲在歌劇《莫扎特與薩里埃利》中扮演莫扎特的男高音耶諾斯拉夫·艾拜莫夫



周凡夫

▲《莫扎特與薩里埃利》第一幕男低音伊凡諾夫飾演的薩里埃利



▲《莫扎特與薩里埃利》的宣傳單張

▶歌劇《莫扎特與薩里埃利》的場刊封面

這次擔演的兩位俄羅斯歌唱家，演唱薩里埃利的男低音伊凡諾夫(Vitaly Efanov)，不僅外形扮相有說服力，對劇中人物的內心世界心理反應，採用近乎朗誦方式的演唱，掌握得極為到位，唱來更是七情上面，肢體語言恰如其分，他的歌聲渾厚，氣息通透，深沉灰暗的色調正好配合角色深沉內斂、真情不露的性格。

相對而言，戲份少得多的莫扎特，扮演的男高音艾拜莫夫(Y. Abaimov)，聲音穿透性稍弱，幸好其唱段較抒情，加上其外形讓人相信天才莫扎特亦應如是；為此，他的歌聲音色亮度與力度雖較弱，仍能討好。

先天矛盾難以解決

有趣的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在這部歌劇中，引用了兩位角色的一些音樂，用以凸顯兩人的作曲家身份，包括莫扎特於第一場邂逅失明小提琴手時唱的一小段選自歌劇《費加羅的婚禮》的唱段，和失明小提琴手為薩里埃利演奏選自莫扎特歌劇《唐喬凡尼》中一小段「走調」旋律，但對一般非莫扎特粉絲而言，都不會有多大「共鳴」，那就更不要說第一場中選用了來自薩里埃利歌劇《Tarare》中的音樂，那就更是聽眾難以察覺得到的。相對而言，在第二場莫扎特被毒殺時樂隊奏出選自他的絕命之樂《安魂曲》開始的片段，和四位歌手分別於樓座觀眾席左右兩邊混聲唱出《安魂曲》中的簡短片段，成為歌劇的尾聲，則為這個製作添上一分較為戲劇性的色彩。

可以說，這部簡短歌劇，作為指揮的雷貝德夫(A. Lebedev)和導演朱利亞·帕夫納(Tulia Pevzner)，面對最大的困難便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有限的情節中，將基本上是並無明顯分界線，旋律起伏不大，風格簡樸嚴謹的朗誦調歌曲，展現出劇中人物複雜的心理變化和應有的張力，並打動觀眾的心靈。這次舞台上只用一桌兩椅般的簡單布景道具，不僅莫拉格(Uri Morag)的燈光設計，添加了較明顯的變化，將第一場維也納城堡的背景、教堂的宏大空間，和第一場水晶燈高掛的飯館大廳，明顯地區分出來，卡斯納遜(Y. Katznelson)的投影設計，亦能大大增添視覺上的可觀性，但顯然都無法補救這部歌劇先天難以解決的矛盾和不足，那就是無論是音樂還是歌詞，對人物的性格與內心心理的刻畫，在欠缺情節變化的情況下，無法作出更進一步的鋪陳與刻畫，為此便顯得較為表面而未夠深刻，觀眾的共鳴感亦變得較弱，看來這亦是這部歌劇很少在俄羅斯以外演出的主因。

這次上演所在的澳門崗頂劇院只是一個小劇場，劇院座位亦不多，只有二百七十六個，但分為兩層，劇院內的天花空間很足夠，能讓聲音充分擴散，無論堂座還是樓座的座位與舞台上的演出者距離都很接近。也就是說，劇院內每一位觀眾都能直接聽得到舞台上和樂池中的樂音，感覺親和，看完這部獨幕「小歌劇」，身心輕快，與看完大歌劇的情緒高漲很不相同。